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哲学史讲演录

第一卷

〔德〕黑格尔著



B516.35

20

B516.35

20

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哲学史讲演录

第一卷

〔德〕黑格尔著

贺麟 王太庆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 目 次

開講辭	1
哲學史講演錄	4
導言	7
甲、哲學史的概念	13
一 關於哲學史的普通觀念	16
二 關於哲學史的定義的解釋	24
三 哲學史的概念所產生的後果	33
乙、哲學與其他知識部門的關係	52
一 歷史方面的聯系	53
二 哲學與其他相關部門的區別	57
三 哲學和哲學史的起始	93
丙、哲學史的分期、史料來源、論述方法	100
一 哲學史的分期	100
二 哲學史的史料來源	109
三 這部哲學史的論述方法	113
東方哲學	115
甲、中國哲學	118
一 孔子	119
二 易經哲學	120
三 道家	124
乙、印度哲學	132
一 僧伽哲學	135

二 喬達摩與羯那陀的哲學	147
--------------	-----

## 第一部 希臘哲學

引言	157
七賢	163
分期	171

### 第一篇

#### 第一期：從泰利士到亞里士多德

第一章 第一期第一階段：從泰利士到阿那克薩戈拉	173
甲、伊奧尼亞哲學	177
一 泰利士	178
二 阿那克西曼德	193
三 阿那克西美尼	197
乙、畢泰戈拉與畢泰戈拉派	202
一 數的系統	217
二 數之應用於宇宙	236
三 實踐哲學	247
丙、愛利亞學派	252
一 塞諾芬尼	254
二 巴門尼德	261
三 麥里梭	270
四 芝諾	272
丁、赫拉克利特	294
一 邏輯原理	299
二 實在的形態	303
三 過程之為普遍及其對意識的關係	311
戊、恩培多克勒、留基波、德謨克里特	317

一	恩培多克勒	317
二	留基波與德謨克里特	327
己	阿那克薩戈拉	342
一	普遍的思想原理	351
二	種子	357
三	兩方面的關係	365
	* * *	
	譯者後記	377
	專名索引	380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卷第一

101	第一卷第一節	甲
171	第一卷第二節	乙
178	第一卷第三節	丙
191	第一卷第四節	丁
197	第一卷第五節	戊
205	第一卷第六節	己
215	第一卷第七節	庚
218	第一卷第八節	辛
227	第一卷第九節	壬
232	第一卷第十節	癸
233	第一卷第十一節	甲
261	第一卷第十二節	乙
270	第一卷第十三節	丙
272	第一卷第十四節	丁
282	第一卷第十五節	戊
289	第一卷第十六節	己
293	第一卷第十七節	庚
311	第一卷第十八節	辛
317	第一卷第十九節	壬

## 開 講 辭

——一八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海得堡大學講——

(3)

諸位先生：

我所講授的對象既是哲學史，而今天我又是初次來到本大學，所以請諸位讓我首先說幾句話，就是我特別感到愉快，恰好在這個時候我能够在大學裏面重新恢復我講授哲學的生涯。因為這樣的時機似乎業已到來，即可以期望哲學重新受到注意和愛好，這門幾乎消沉的科學可以重新揚起它的呼聲，並且可以希望這個對哲學久已不聞不問的世界又將傾聽它的聲響。時代的艱苦使人對於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瑣屑興趣予以太大的重視，現實上很高的利益和爲了這些利益而作的鬥爭，曾經大大地佔據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們沒有自由的心情去理會那較高的內心生活和較純潔的精神活動，以致許多較優秀的人才都爲這種艱苦環境所束縛，並且部分地被犧牲在裏面。因為世界精神太忙碌於現實，所以它不能轉向內心，回復到自身。現在現實的這股潮流既然已經打破，日爾曼民族既然已經從最惡劣的情況下開闢出道路，且把它自己的民族性——一切有生命的生活的本源——拯救過來了：所以我們可以希望，除了那吞併一切興趣的國家之外，教會也要上升起來，除了那爲一切思想和努力所集中的現實世界之外，天國也要重新被思維到，換句話說，除了政治的和其  
(4)

其他與日常現實相聯系的興趣之外，科學、自由合理的精神世界也要

重新興盛起來。

我們將在哲學史裏看到，在其他歐洲國家內，科學和理智的教養都有人以熱烈和敬重的態度在從事鑽研，惟有哲學，除了空名字外，却衰落了，甚至到了沒有人記起，沒有人想到的情況，只有在日爾曼民族裏，哲學才被當作特殊的財產保持着。我們曾接受自然的較高的號召去作這個神聖火炬的保持者，如同雅典的優摩爾波德族是愛留西的神秘信仰的保持者，又如薩摩特拉克島上的居民是一種較高的崇拜儀式的保存者與維持者，又如更早一些，世界精神把它自己最高的意識保留給猶太民族，俾使它自己作為一個新精神從猶太民族裏產生出來。〔我們現在一般地已經達到這樣一種較大的熱忱和較高的需要，即對於我們只有理念以及經過我們的理性證明了的事物才有效準。——確切點說，普魯士國家就是這種建築在理智上的國家。〕<sup>⊙</sup>但是像前面所提到的時代的艱苦和對於重大的世界事變的興趣也曾經阻遏了我們深澈地和熱誠地去從事哲學工作，分散了我們對於哲學的普遍注意。這樣一來堅強的人才都轉向實踐方面，而淺薄空疏就支配了哲學，並在哲學裏盛行一時。我們很可以說，德國自有哲學以來，哲學這門科學的情況看起來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壞過。空洞的詞句，虛驕的氣燄從來沒有這樣飄浮在表面上，而且以那樣自高自大的態度在這門科學裏說出來作出來，就好像掌握了一切的統治權一樣。爲了反對這種淺薄思想而工作，以日爾曼人的嚴肅性和誠實性來工作，把哲學從它所陷入的孤寂境地中拯救出來，——去從事這樣的工作，我

⊙ 括弧內這一段話據荷夫麥斯特考證，是黑格爾後來在柏林大學任教時期加在底稿邊上的，是海德堡大學開講詞原稿所沒有的。米希勒本第一版將這段話附在脚註裏，而且放在一個不適宜的地方。茲據米希勒第二版英譯本，把這段話加在正文裏面。



們可以認為是接受我們時代的較深精神的號召。讓我們共同來歡迎這一個更美麗的時代的黎明。在這時代裏，那前此向外馳逐的精神將回復到它自身，得到自覺，為它自己固有的王國贏得空間和基地，在那裏人的性靈將超脫日常的興趣，而虛心接受那真的、永恆的和神聖的事物，並以虛心接受的態度去觀察並把握那最高的東西。

我們老一輩的人是從時代的暴風雨中長成的，我們應該讚美諸君的幸福，因為你們的青春正是落在這樣一些日子裏，你們可以不受擾亂地專心從事於真理和科學的探討。我曾經把我的一生貢獻給科學，現在我感到愉快，因為我得到這樣一個地方，可以在較高的水準，在較廣的範圍內，與大家一起工作，使較高的科學興趣能夠活躍起來，並幫助引導大家走進這個領域。我希望我能夠值得並贏得諸君的信賴。但我首先要要求諸君只須信賴科學，信賴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氣和對於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學的第一個條件。人既然是精神，則他必須而且應該自視為配得上最高尚的東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視他本身精神的偉大和力量。人有了這樣的信心，沒有什麼東西會堅硬頑固到不對他展開。那最初隱蔽蘊藏着的宇宙本質，並沒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氣；它必然會向勇毅的求知者揭開它的秘密，而將它的財富和寶藏公開給他，讓他享受。

(7)

## 哲學史講演錄

在哲學史裏，我們立刻可以看到，如果從一個恰當的觀點去看它的題材，它自然會引起我們很大的興趣，但是即使它的目的被了解錯了，它仍然具有它的興趣。甚且一般人對於哲學和哲學史的目的愈是看錯，這種興趣的程度好像反而愈益增加。因為從哲學史裏人們特別可以推出一個足以證明哲學這門科學無用的理由。

(8)

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正當的要求，即對於一種歷史，不論它的題材是什麼，都應該毫無偏見地陳述事實，不要把它作為工具去達到任何特殊的利益或目的。但是像這樣一種空泛的要求對我們並沒有多大幫助。因為一門學問的歷史必然與我們對於它的概念密切地聯系着。根據這概念就可以決定那些對它是最重要最適合目的的材料，並且根據事變對於這概念的關係就可以選擇那必須記述的事實，以及把握這些事實的方式和處理這些事實的觀點。很可能一個讀者依據他所形成的什麼是一個真正國家的觀念去讀某一個國家的政治史，會在這歷史裏面找不到他所要尋找的東西。在哲學史裏尤其是這樣，我們可以舉出許多哲學史的著述，在那裏面我們什麼東西都可以找得到，就是找不到我們所了解的哲學。

在別種歷史裏，我們對於它們的題材有一個確定的概念，至少對於它們的主要特性我們是有確定概念的。我們知道它們是關於一個特殊國家、特殊民族或人類一般的歷史，或知道它們的題材是

數學、物理學或藝術、繪畫等。但是哲學有一個顯著的特點，與別的科學比較起來，也可說是一個缺點，就是我們對於它的本質，對於它應該完成和能夠完成的任務，有許多大不相同的看法。如果這個最初的前提，對於歷史題材的看法，沒有確立起來，那麼，歷史本身就必然會成爲一個游移不定的東西。只有當我們能夠提出一個確定的史觀時，歷史才能得到一貫性，不過由於人們對它的題材有許多不同的看法，這樣就很容易引起片面性的責難。

這個缺點只是由於從外面去考察歷史的敘述才產生的。但是却另有一個較大的缺點與它相聯結。如果對於哲學有了不同的概念，那就只有真的哲學概念，才能使我們理解那些根據哲學的真概念從事工作的哲學家的著作。因爲在思想裏，特別在思辨的思想裏，把握哲學內容是與僅僅了解文字的文法意義，和僅僅了解它們在表象或感性範圍裏的意義很不相同的。因此我們可以知道許多哲學家的論斷、命題或意見，我們可以很辛勤地去尋求這些意見的根據，或是去推究這些意見的後果，然而我們這樣辛勤地所做的一切也許還沒有得到主要之點——沒有透澈理解那些命題的哲學意義。因此我們並不缺乏卷帙繁多、甚至學問廣博的哲學史，在這些哲學史裏，他們所費力尋求的關於哲學實質的知識反而沒有。這樣的哲學史家有點像某些動物，它們聽見了音樂中一切的音調，但這些音調的一致性與諧和性，却沒有透進它們的頭腦。

上面所說的這些情況，使得在哲學史裏，比在任何別的科學裏，更必須先有一個導言，把需要講述的哲學史的對象首先正確地加以規定。因爲假如我們對於一個對象的名字雖很熟悉，但還不知道它的性質，我們怎能開始去研究它呢？像這樣搞不清楚哲學的性質就來研究哲學史，除了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凡是遇着有哲學這個名字的東西就去尋求並採取材料外，便沒有別的指導原則

了。但是事實上如果我們不採取武斷的方式，而採取科學的方式去規定哲學的概念，那麼，這樣一種研究也就是哲學這門科學本身了。因為哲學有這樣一種特性，即它的概念只在表面上形成它的

(10) 開端，只有對於這門科學的整個研究才是它的概念的證明，我們甚至可以說，才是它的概念的發現，而這概念本質上乃是哲學研究的整個過程的結果。

所以在這個導言裏，我們同樣地陳述了哲學的概念和哲學史的對象的概念。同時這個導言雖只涉及哲學史，但所說的話也同樣適用於哲學本身。在導言裏所說的並不是一些已經完成的定論，而只是必須通過研究哲學史本身才可以得到辯護和證明的原則。只有根據這樣的看法，這些序言式的說明才可以不被放在武斷假定的範疇之內。但是一開始就說出須經長篇證明才可達到的結論，其意義只能在於事先說出這個科學裏面最一般性的內容的綱要。這種辦法可以幫助我們撇開許多由於人們對哲學史的通常成見所引起的問題和要求。

## 導 言

(11)

關於哲學史的意義，可以有多方面的看法。如果我們要想把握哲學史的中心意義，我們必須在似乎是過去了的哲學與哲學所達到的現階段之間的本質上的聯系裏去尋求。這種聯系並不是哲學史裏面需要加以考慮的一種外在的觀點，而真正是表示了它的內在本性。哲學史裏面的事實，和一切別的事實一樣，仍繼續保持在它們的結果裏，但却各在一種特定的方式下產生它們的結果。——這些就是我們在這裏需要加以詳細討論的。

哲學史所昭示給我們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靈，是許多理性思維的英雄們的展覽，他們憑藉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靈的本質——深入上帝的本質，並且為我們贏得最高的珍寶，理性知識的珍寶。因此，哲學史上的事實和活動有這樣的特點，即：人格和個人的性格並不十分滲入它的內容和實質。與此相反，在政治的歷史中，個人憑藉他的性情、才能、情感的特點，性格的堅強或軟弱，概括點說，憑藉他個人之所以為個人的條件，就成為行為和事件的主體。在哲學史裏，它歸給特殊個人的優點和功績愈少，而歸功於自由的思想或人之所以為人的普遍性格愈多，這種沒有特異性的思想本身愈是創造的主體，則哲學史就寫得愈好。

這些思想的活動，最初表現為歷史的事實，過去的東西，並且好像是在我們的現實以外。但事實上，我們之所以是我們，乃是由

於我們有歷史，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領域裏，過去的東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構成我們現在的，那個有共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與我們的歷史性也是不可分離地結合着的。我們在現世界所具有的自覺的理性，並不是一下子得來的，也不只是從現在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而是本質上原來就具有的一種遺產，確切點說，乃是一種工作的成果，——人類所有過去各時代工作的成果。一如外在生活的技術、技巧與發明的積累，社會團結和政治生活的組織與習慣，乃是思想、發明、需要、困難、不幸、聰明、意志的成果，和過去歷史上走在我們前面的先驅者所創獲的成果，所以同樣在科學裏，特別在哲學裏，我們必須感謝過去的傳統，這

(13) 傳統有如赫爾德<sup>⊖</sup>所說，通過一切變化的因而過去了的東西，結成一條神聖的鏈子，把前代的創獲給我們保存下來，並傳給我們。

但這種傳統並不僅僅是一個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過來的忠實地保存着，然後毫不改變地保持着並傳給後代。它也不像自然的過程那樣，在它的形態和形式的無限變化與活動裏，仍然永遠保持其原始的規律，沒有進步。這種傳統並不是一尊不動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離開它的源頭愈遠，它就膨脹得愈大。

這個傳統的內容是精神的世界所產生出來的，而這普遍的精神並不是老站着不動的。但我們這裏所須研究的，主要的也正是這普遍的精神。在個別的國家裏，確乎有這樣的情形，即：它的文化、藝術、科學，簡言之，它的整個理智的活動是停滯不進的；譬如中國人也許就是這樣，他們兩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達到和現在

---

⊖ “論哲學與歷史”，載“赫爾德全集”，第五部，第一八四——一八六頁。（一八二八年施圖加特和圖賓根版）

一樣的水平。但世界精神並不沉陷在這種沒有進展的靜止中。單就它的本質看來，它就不是靜止的。它的生命就是活動。它的活動以一個現成的材料為前提，它針對着這材料而活動，並且它並不僅是增加一些瑣碎的材料，而主要地是予以加工和改造。所以每一世代對科學和對精神方面的創造所產生的成績，都是全部過去的世代所積累起來的遺產——一個神聖的廟宇，在這裏面，人類的各民族帶着感謝的心情，很樂意地把曾經增進他們生活的東西，和他們在自然和心靈的深處所贏得的東西保存起來。接受這份遺產，同時就是掌握這份遺產。它就構成了每個下一代的靈魂，亦即構成下一代習以為常的實質、原則、成見和財產。同時這樣接受來的傳統，復被降為一種現成的材料，由精神加以轉化。那接受過來的遺產就這樣地改變了，而且那經過加工的材料因而就更為豐富，同時也就保存下來了。(14)

這是我們時代的使命和工作，同樣也是每一個時代的使命和工作：對於已有的科學加以把握，使它成為我們自己所有，然後進一步予以發展，並提高到一個更高的水平。當我們去吸收它、並使它成為我們所有時，我們就使它有了某種不同於它從前所有的特性。在這種吸收轉化的過程裏，我們假定一個已有的精神世界，並把它轉變成為我們自己的一部分，因此足見：我們的哲學，只有在本質上與前此的哲學有了聯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從前此的哲學產生出來。因此，哲學史的過程並不昭示給我們外在於我們的事物的生成(Werden)，而乃是昭示我們自身的生成和我們的知識或科學的生成。

對於哲學史的任務所存在着的一些觀念和問題的說明與解答，皆依賴於剛才所提示的這種關係的性質。明瞭這種關係，同時就足以更確切地說明這樣一個主觀目的，即通過哲學史的研究以

便引導我們了解哲學的本身。明瞭這種關係，更可以給我們以處理哲學史的一些原則，因此對於這種關係的更詳細的討論，就是本篇導言的主要目的。當然我們必須對於哲學的目的有一個概念，

(15) 因為這是很基本的。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樣，這裏尚不能對這個概念加以科學的發揮；我們目前的討論，目的不在於詳細說明哲學概念的生成，而只在於提出一個初步的觀念。

哲學的活動並不僅只是一個機械的運動，像我們所想像的太陽、月亮的運動那樣，——只是一種在無阻礙的時空中的運動。而在哲學史裏，我們所了解的運動乃是自由思想的活動，它是思想世界理智世界如何興起如何產生的歷史。認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於人能思想，乃是一個古老的看法，我們贊成這種看法。人之所以比禽獸高尚的地方，在於他有思想。由此看來，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於思想在裏面活動並曾經活動。但是思想雖說是那樣基本的、實質的和有實效的東西，它却具有多方面的活動。我們必須認為，惟有當思想不去追尋別的東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東西——為思考的對象時，即當它尋求並發現它自身時，那才是它的最優秀的活動。我們目前所研究的這種歷史，就是思想自己發現自己的歷史；而思想的情形是這樣，即：它只能於產生自己的過程中發現自己；也可以說，只有當它發現它自己時，它才存在並且才是真實的。這樣的產物就是各種哲學系統。思想藉以出發去發現它自己的這一系列的產生或發現，乃是一種有二千五百年歷史的工作。

思想本質上既是思想，它就是自在自為和永恆的。凡是真的，

(16) 只包含在思想裏面，它並不僅今天或明天為真，而乃是超出一切時間之外，即就它在時間之內來說，它也是永遠真，無時不真的。然而思想的世界如何會有一個歷史呢？在歷史裏所敘述的都是變化



的，消逝了的，消失在過去之黑夜中，已經不復存在了的。但是真的、必然的思想——只有這才是我們這裏所要研究的對象——是不能有變化的。這裏所提出的問題，是我們首先想要加以考察的。其次，哲學之外還有很多重要的產物，這些產物也是思想的作品，但我們却必須排斥在我們的考察之外。這些作品就是宗教、政治史、法制、藝術、與科學。問題是：這些作品如何區別於作為我們研究的對象的這種作品？同時也是：它們彼此間在歷史中的關係是怎樣？就這兩個觀點而論，為了使得我們獲得一個正確的出發點起見，指出我們這裏所說的哲學史是甚麼意義，是對我們有益的。第三，在進入個別的事實以前，我們首先必須有一個一般的概觀，不然，我們就會只見部分而不見全體，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只見許多個別的哲學系統，而不見哲學本身。我們願意知道個別哲學與普遍哲學的聯系。我們要求，對於全體的性質和目的有一個概括的觀念，庶幾我們可以知道，我們所期待的是甚麼。猶如我們首先要對於一個地方的風景加以概觀，如果我們只流連於這風景的個別地方，我們就會看不到它的全景。事實上個別部分之所以有其優良的價值，即由於它們對全體的關係。這種情形在哲學裏更是如此：在哲學史裏也是如此。在歷史裏面，一般原則性的建立，比起在個別科學部門裏面，好像沒有那樣的需要。因為歷史最初好像只是一系列的偶然事變之相續。每一事實孤立着在那裏，只有依時間才表示出它們的聯系。但是，即使在政治史裏面，我們對於這種外在聯系，也就感覺到不滿。我們要知道並預見它們的必然聯系，在這種聯系裏，個別的事實取得它們對於一個目的或目標的特殊地位和關係，並因而獲得它們的意義。因為歷史裏面有意義的成分，就是對“普遍”的關係和聯系。看見了這個“普遍”，也就是認識了它的意義。

(17)